

试论杜甫咏物诗所体现的中庸思想

朱明明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杜甫的咏物诗多写弱小细微的事物,通过这些事物寄托着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哀叹。杜甫往往采用借物达意、托物寄情等表现技巧,将心中之哀叹、悲悯抒发得中正平和,而这也正是儒家“哀而不伤”诗教的体现。杜甫还往往以嗔怪的口吻、拟人的手法“怨刺上政”,使怨情的抒发能够表现得“怨而不怒”。

[关键词]杜甫 咏物诗 中庸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0)02-0011-03

中庸之道是儒家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孔子所强调的这种中庸平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历代文人士大夫有着深远的影响。自称“奉儒守官”^[1]的杜甫可谓是一个典型,他的诗歌创作即鲜明地体现出中庸思想的影响,而咏物诗作为其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

据胡大浚、兰甲云在《唐代咏物诗发展之轮廓与轨迹》一文中统计,杜甫现存的诗作中咏物诗共有316首^[2],约占其现存诗歌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杜甫的咏物诗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命意深,其中的兴寄倾向十分明显,体现了杜甫多方面的思想倾向,而中庸思想正是其咏物诗着重体现的一类思想。本文着重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两个方面来考察杜甫的咏物诗对于中庸思想的体现。

一、“哀而不伤”诗教的体现

杜甫在咏物诗中多写一些病残、废弃、弱小的事物。他通过咏叹拆除的瓜架,凋零的菜畦,病态的柏树等寄托着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哀叹。杜甫采用借物达意、托物寄情等表现技巧,将心中之哀叹、悲悯抒发得中正平和,不狂喊、不激扬,而这也正是儒家“哀而不伤”诗教的体现。

首先来看其咏叹除架、废畦、铜瓶等病残、废弃之物的咏物诗。申涵光曰:“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3]这些“废弃之物”契合的正是杜甫当时疲惫困顿的悲哀心境,当杜甫心念天下百姓之苦,胸怀文人士大夫不遇之痛时,用此悲凉之心去观照周围

外物,其笔下的“架”“畦”“瓶”“马”等物也就自然染上了诗人心中的哀伤之情,而这种哀伤之情借物来表达,本就有一种曲折含蓄。如《除架》、《废畦》,瓜熟架除,菜收畦废,本是很自然的现象,然而诗人却以无私的悲悯之心去体察,一洒同情之泪,抒发了览物而生的复杂情怀。触物生情,由物及人,不尽表现了对于完成历史使命后被弃者的悲悯和同情,同时还表达了对他们功成身退,任凭索取的可贵精神的激赏,含蓄蕴藉,寓意深远。借物抒情本已含蓄委婉,而两首诗又都是一句或两句一转,以《除架》为例,首联“束薪已零落,瓠叶转萧疏”表现的是无限的哀婉,颌联和颈联“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又转而表达对被拆除花架的礼赞,而尾联“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4]又转为对除架的无限感伤,一顿一挫,欲吐还否。仇兆鳌评其“截用含蓄”^[5],诚是。

杜甫此类咏物诗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诗作。在这些诗作中,所咏之物本应是坚定、强大的,如“棕”、“楠”、“马”、“柏”、“竹”等,诗人却在其前偏偏加上了“枯”、“病”、“苦”等字,展示了一个个反常态情境下的非正常意象。这些情形本不应当发生,然而却又客观地存在,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对其不幸遭遇产生无限悲悯之情,而这种深切悲悯的背后所隐藏的往往是杜甫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哀叹,此种哀叹通过托物言情、借物达意的方式表达使得其情不伤。例如《瘦马行》,此马出自大内,本是官家之物,原来也是以才选进。此马也曾立有功劳,“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只因一点小小的过失而被弃置至今,

收稿日期:2009-12-12

作者简介:朱明明(1985-),男,安徽宿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

“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进而导致了现在的哀愁落拓,“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1]全诗句句咏马而句句又不离咏人,诗人借马自况。以杜甫生平考察,杜甫是以忠心感动肃宗才得以真正走上仕途的,入仕给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2]的政治理想以极大的鼓舞,所以他夙兴夜寐、战战兢兢,“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3]但正是因忠心直谏触怒肃宗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此也就决定了他后半生的漂泊穷困,诗人以无限曲折之笔法表现了自己被弃置至今的哀叹。

与《瘦马行》相近的还有其《苦竹》篇:

青冥亦自守,款弱强扶持。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轩墀曾不重,剪伐欲无辞。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4]

首联写出了苦竹处境之困顿、艰难。身居青冥,而又躯体柔弱,似乎可以随时而废,随波逐流,然着上“亦”、“强”二字使诗意逆转,形成了一种矛盾对撞。首联两句两次转折,一仰一抑、一顿一挫,沉郁中凸现出一种顿挫之力,诗意婉转曲折。而此婉转曲折的诗意背后所想表达的则是对于同苦竹之态相契合、融通的寒士的悲悯和哀叹,托物言情,将心中的哀叹蕴含在苦竹之中表达,委婉含蓄,哀而不伤。此外诸如《枯楠》《病橘》《病马》也都是类似写法。

其次来看杜甫咏叹那些细微弱小事物的诗作,如《蒹葭》《鸚鵡》《花鴨》。正如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所说的“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5]诚然如是。杜甫此类的咏物诗正是如此,托物寄情,借物达意,委婉含蓄地表达了悲悯、哀伤之情,不激扬、不狂喊。如《蒹葭》:

摧折不自守,秋风吹若何。暂时花戴雪,几处叶沉波。体弱春苗早,丛长夜露多。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6]

诗人对蒹葭从春至冬的遭际及其起落浮沉的变化作了全面的咏写。全诗句句写蒹葭,然而处处又是自况自伤,以物拟人,渗透着饱经忧患的诗人对贤人失志的哀叹。仇兆鳌注曰:“蒹葭,伤贤人之失志者。”^[7]诚然。此外如《叹庭前甘菊花》借甘菊花以拟君子,《秋雨叹三首》其一借决明以喻房琯都属此类借物抒慨之作。

杜甫因忠心直谏触怒肃宗而最终被赶出朝廷,对此杜甫虽是愤恨不平,但“哀而不伤”的约束使得其也只能借对花鸭、麋等因“不当鸣而鸣”^[8]最终罹祸的遭遇来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9]

正如朱鹤龄所说:“公自喻以直言受妒,出居于外,虽有一饱,犹以先鸣为戒。”^[10]而顾宸在《律注》中的一番话更是道出了其中之真谛“自古文人才士,生逢乱世,出婴祸患,何一不从声名中得之,中郎之于董卓,中散之于司马,及祸虽异,其以微声致累则同也。此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隆中所以独高千古,二语感慨甚大。”^[11]

杜甫除了用拟人的手法,借物抒怀曲折地表达了对贤人失志、微声致累的哀叹外,杜甫更是借促织避寒取暖之天性与秋燕呼朋唤友,结伴南飞之态势,曲折地吐露出诗人心中的飘零之叹,言在此而意在彼,语意曲折,虽言哀情却不伤感。此外,杜甫还以托物言情的笔法,巧借秋日笛声的不同寻常以及思妇捣制寒衣之声,委婉地表达了对戍边兵士的哀伤之情。

杜甫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托在物象之中,通过外在之“形”与自己内在之“情”结合,通过托物言情、以物拟人等方式,借物达意,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心中的悲悯、哀叹,“哀而不伤”,这也正是中庸思想所要求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二、“怨而不怒”精神的体现

“一生只在儒家界内”^[12]的杜甫,一生“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13],正因为不曾忘君,他才会诗歌中“怨刺上政”,但儒家中庸思想又要求怨情的抒发必须“怨而不怒”,所以杜甫往往以嗔怪的口吻、拟人的手法使怨情的抒发能够表现得“怨而不怒”。

首先来看杜甫警示朝政阙失的咏物诗中对“怨而不怒”思想的体现,如《白小》: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入肆银花乱,倾筐雪片虚。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14]

白小是川蜀江中的一种小鱼,其味并不甘美,但一到捕捞季节,蜀江之人恨不得将其捕捞尽绝,诗人托物言情,借咏白小来隐喻当时朝廷对百姓的横征暴敛。此类的诗作还有《枯棕》、《黄

鱼》等。

在关注朝政阙失的同时,杜甫还将批判的眼光指向那些误国害民的奸佞小人,但即使是批判,即便是怨恨,“怨而不怒”的准绳也还一直牵引着诗人的创作。杜甫往往借物咏人,以嗔怪的口吻来表达了对此类宵小之辈的怨恨。如《萤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1]

仇兆鳌注曰:“萤火,刺闇人也。首言种之贱,次言性之阴。三四近看,见其多暗而少明。五六远看,见其潜形而匿迹。未言时过将销,此辈直置身无地矣。鹤注谓指李辅国辈,以宦者近君而挠政也。今按腐草喻腐刑之人,太阳乃人君之象,比义显然。”^[1]杜甫借物咏人,在对萤火的讽刺中夹杂了对宦官专权的婉转批判。此种“以典咏物,借典言情”的手法使得诗篇表意婉转,对宦官的批判欲说还休,“怨而不怒”。此外《除草》、《恶树》、《天河》、《百舌》等篇章也大体如此。

杜甫借咏物以抒发其心中之怨的诗作中,有一类意象尤为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杜鹃。杜甫共有两首七古《杜鹃行》,一首五古《杜鹃》,这些诗中既有对违逆君臣职分之人之事的批判,又有对唐玄宗荒淫误国的规讽,更有对唐玄宗晚年凄凉遭遇的同情。对于《杜鹃》,方深道认为:“厚子美之意,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子美盖讥当时刺史有不禽鸟若者。唐明皇已后,天步多棘,刺史能不忘于君者,可得而考者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耳,……如杜克逊在棹州,为朝廷西顾之忧,是‘东川无杜鹃’耳。”^[2]可见杜甫实乃借杜鹃之意象表现了对违逆君臣职分之人之事的批判、怨恨。

在两首七古《杜鹃行》中,杜甫更是借杜鹃表达了对唐玄宗的批判和同情。陈沆在他的《诗比兴笺》里,对第二首《杜鹃行》总述了前人的评价说:“洪迈、黄鹤、卢元昌诸人言之备矣。肃宗上元元年,李辅国矫制迁上皇于西内,高力士及旧宫从皆不得侍。寻安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

居玉真观。上皇不怿,辟谷成疾:即此所谓‘骨肉满眼身羸孤’也。明皇尝幸蜀,子美此诗又在蜀言蜀,故以望帝托兴。四月五月,为七月讳也。”^[7]这是笺出了当时史实。杜甫借物伤感,以杜鹃比君,既表现了他尊君思想,同时,也揭露出权宦的跋扈,皇室父子的恩疏。

杜甫借咏物以规讽君王的诗作中,《初月》不能不提:“光细弦初上,影斜轮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1]仇兆鳌注曰:“上四隐讽时事,下四自叹羸栖。光细,见德有亏。影斜,见心不正。升古塞,初即位于灵武也。隐暮云,旋受蔽于辅国、良梯也”^[1]虽然仇注有比附之嫌,但正如浦起龙所说的“存其说同样于言外可也”我们将其理解为杜诗的言外之意就可以了。杜甫借一弯被微云遮蔽的新月委婉地道出了对肃宗被奸臣、美色所蒙蔽的不满、怨恨。

综上所述,“一生只在儒家界内”的杜甫,“中庸”的思想倾向使其思想感情的抒发无法像李白那样奔放,杜甫往往借助咏物诗的形式,借物达意,通过托物言情、拟人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情感,表达对贤人矢志、人民受奴役的悲悯,同时也还借咏物来表达自己的对政治的看法,以嗔怪的口吻委婉地批判了君王的过失,讽刺了宵小的误国误民。所有这一切都形成了杜甫咏物诗“婉而多讽”的特色,构成了他温柔敦厚的诗风。

[参考文献]

- [1]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2172,622,615,615,473,74,438,613,612,613,1533,879,879,1534,1536,612,612,612,607,608.
- [2] 胡大浚,兰甲云.唐代咏物诗发展之轮廓与轨迹[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22.
- [3] 沈祥龙.论词随笔[A].唐圭章.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4058.
- [4]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65.
- [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38.
- [6] 张忠刚.杜甫诗话校注五种[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2.21.
- [7] 陈沆.诗比兴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178.

On Doctrine of the Mean Thought from DU Fu's Poems of Eulogizing Things

ZHU Ming-ming

[责任编辑 韩文奇]